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

第十一回 暗偷情枕上權消渴 明接客筵前暫了緣

卻說英姐在祖母房中，看見祖母跌倒在地，忙叫蘭姐進來夾了起來，送上牀去。蘭姐看著這般氣色，心裡歡喜，忖道：「且耐他幾時，想是不久就下土的了。」仍舊和娘回到房中坐下。過了一日，只聽叩門的聲，蘭姐道：「想是爹來看娘的。」婆娘道：「自然是接我回去，為家下無人了。」說著一同出來，問了一聲，那門前答應的，是個少年的聲音。婆娘卻是認得道：「這是況家哥的聲音。」蘭姐聽了，跑了幾步，開了門一看，果然況家的。接了進來，婆娘也見了道：「你怎麼得空兒，到這裡來走走的？」況家的道：「一來是記念妹子，要來問問好的。二來聽得乾娘在這裡，所以敢造次上門的。」蘭姐見他長得越覺得白胖了，身上穿的甚是齊整，不由的從心裡愛了出來。又是久旱逢甘霖的時節，叫他怎不動情呢。當下笑嘻嘻的道：「哥兒幾年不曾會了，這麼發福的樣。只說你不記得我們了，竟還肯下顧，這就足見你的心還有我了。橫豎我家裡是沒人的，裡面坐去罷。」說著大家一起，進了蘭姐的房。英姐看了不認得，蘭姐道：「哥是我娘的乾兒子。英兒做了你的乾女兒罷。」婆娘接著叫英兒叫況家的乾爹。這英兒原是個伶俐的孩子，口兒哪有個不甜。聽見叫他叫，就乾爹長、乾爹短的，叫得不住口。這況家的坐了半晌，蘭姐卻是忍耐不住，和娘打了個暗號兒。婆娘立起身來，帶了英兒往外邊去了。蘭姐望著況家笑道：「你今兒到這裡來，可也是想急了麼？」況家的捱到他身邊道：「一塊羊肉兒，不得到嘴，你說可急不急哩。我的好知趣的妹妹，我們今日算定個親罷。」說著摟過來親了個嘴，拉到牀邊。此時正是五月，天時向暑。衣服是單零的，就兩下解了衣裳……

外邊英兒要來看娘，婆娘拖住了他。他哪裡依，急得哭了。婆娘叫道：「英兒要進來了！」蘭姐還捨不得下來道：「我就出來了。」說著仍舊睡下。況家的摟住他，又抽了半晌，方才撒手。蘭姐真是心滿意足，哪裡肯讓他去。摟了一會，起來對娘道：「況家哥兒今兒是留在這裡歇了。」婆娘道：「他初到這裡，街上的耳目多，恐其不便。等他來熟了，再留他罷。明兒又可以來得了。」蘭姐沒奈何，給他去了。當晚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況家的果然來走了一回。自此之後，婆娘回了家，也時常的在范家走動。只因范二的老婆未死，不能成其夫婦。一日，是個初冬的時候，只見范二的老婆，忽然中了寒邪，又添了個冬瘟的病。害了七日，竟嗚呼哀哉的了。這蘭姐托著他老子馬烏龜和況家的，辦了後事，送下了土。過了有半个月，和況家的說了，就叫他來成就了。只說是無人倚靠，坐家招夫。這況家的，便以范家做了個家起來。英姐兒此時不叫乾爹，直捷叫起爹來了。

自是過了幾年，馬烏龜夫婦也死了。蘭姐有二十七八歲，英姐將近十歲了。這況家的也不過才三十歲。那知他色慾過重，把個身子弄虛了，害了一場病起來。那要緊的一件東西，就似軟棉一般，總也舉不起。這蘭姐出了許多的樣子，那裡中用。況家的自己覺得無顏以對，就和蘭姐商議道：「人生在世只求的快樂，就如我和你，可真是快樂，不枉活的了。無奈得了這病，看著誤了你的光陰，我心裡也實在不安。再過兩年，你的光陰又過了，豈不可惜。你有什麼合心兒的，儘管和他快樂快樂。我卻是不怪你，只要穩便些就是了。」蘭姐道：「你這話兒倒好笑，俗語說的『若要人莫知，除是己不為。』又叫我做這事，又要穩便，這怎能夠呢。我想來，倒是微微做他一番，就安排了下半世，也還沒甚不值當的。今兒這家業已是將近光了，將來有什麼靠山哩。」況家的一想：「這話也還不錯。世間上綠帽兒是人戴的，那裡便損了英兒哩。」

當下商議定了，就開起個門戶。家裡僱了兩個婆子，一個上灶的，一個做事兒的。這蘭姐打扮得妖妖嬌嬌的，不時來門前賣些俏兒。不上半月，四下裡傳道：「范二虎的媳婦，此時大做了。昨兒見他立在門前，到甚是好看哩。」由此說到那些風流子弟們的耳朵中來。漸漸的，門前熱鬧起來。他一個人那裡應酬得來，聽得有個揚州的莫麗兒，是絕精的色藝。就地上尋人的，接了家裡來。又接了個蘇州的，什麼閻六兒，和蘭姐共是三個粉頭。人都叫蘭姐家裡是范家，從不見有說姓況的。這況家倒也暗地裡歡喜。蘭姐自己做得得意，看著女兒也長的有個樣子。想道：「再過三五年，英姐上來，可不又有了個幫手了麼。」免不得時常整理他，修飾的像個玉人兒一般的。這英兒卻也受得打扮，分外顯得嬌嫩起來。到了十二三歲，眉眼兒已解得傳些情了。

話休絮煩，卻說那朱應言，自從范昆鬧了一場，被白強詐了十多兩銀子，自己發了恨，不做這些邪路上的事。他妻子又給他十兩銀子做生意，於是死心踏地地，守了兩年。生意也漸漸做順了，尋起兩百銀子，就把買賣做擴充起來，竟成了個局面。一日，聽得人說道：「范二虎犯了事，連個縣官被他帶累去了。」朱大心裡道：「我為他兒子的事，提著心兒。惟恐他知道了來尋事，我如今這可把心放下了。」過了一日，又聽得范二虎撞死在監裡，那心下越覺得開展了。又聽得新任官，因他自盡還要參罰哩。現今詳文到部，監著前任縣官，和被累的許大聲，候回文便知端的。又過了些時，聽得回文，新任官罰俸一年，前任革職，許大聲釋放寧家，毛蟲兒立時正了法。後來又有人傳說，范昆也死了，他妻子跟了個舊相好的什麼姓況的了。及到這馬蘭姐，大開了門戶，家裡倒像興旺的，賓客不離門，也就傳到朱大耳朵裡頭。

朱大回了家，無事和自己的妻子閒話道：「你知道那范昆家裡，如今竟是怎麼樣了？」他妻子道：「想是也不好哩。」朱大道：「他父子遭橫事，先後死了。這范昆的妻兒，就坐嫁招了個丈夫在家裡。人說這人和女的未嫁在范家時節，就私合上了的。這也罷了，那知道況家的招了他，不是自己用的。此時這根竿子已是豎得高高的了。」說著笑了。他妻子道：「難道討個烏龜做不成？」朱大道：「可不是這麼哩。」他妻子聽了心裡道：「這個真是古人說的不錯：『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』」說罷，講了些生意的話。

次日，朱大正要出門的時節，來了三個客人，買他的貨，只得留住坐下。原來他們這個生意，是外京的客來買貨，賣主總要備個席款待他的。朱大平昔也是這個例，所以當下接了，便要請他們吃飯。客人知道有例的，也都看做當然的事。於是坐了說些閒話。三個人道：「我們前兒在院子裡，吃了一次的酒。那個粉頭要算縣裡好些的哩。朱爺可到過麼？」朱大道：「客人說的卻是姓什麼哩？」三個人道：「外邊總說他是范家，我們問他起來卻姓況。想是人都傳說錯了。」朱大聽了道：「若是這個人家，我們是知道的。實在是姓范，因為這粉頭目今跟了姓況的，所以改了姓。外邊人只還認是范家呢。其實是不錯的。」說著朱大想道：「橫豎是要請你們吃的，不如就和他們到那裡去辦酒罷。」於是，接口道：「客人既是說這個粉頭好，我今兒就請到那裡坐坐。只是不恭些，要客人們包涵的。」三個人謙了一會子。

大家起身，一徑走到馬蘭姐家裡，說了進去。先是蘭姐出來接著，倒了一巡茶。又是各人一個蓋碗，碗裡放了幾個松子兒。大家吃過說了些趣話。朱大也道了姓，只做素不相識的樣子。蘭姐卻也不知，他就是從前丈夫的冤家。少頃，莫麗兒、閻六兒接著出來，請教了坐下。都是打扮得十分齊整。朱大看了詫異道：「怎麼還有這兩個的，難道范二虎的女兒不成？」及問了姐（姓）名，方知是外邊採來的。既而又是一巡蓋杯兒上來。接著一個婆子，走過蘭姐身邊說道：「今兒爺們辦什麼樣兒的東道哩？請個是，好叫外面辦去的。」朱大聽了，忙向身上摸出兩錠銀子來道：「且拿去辦著，晚上一起算賬就是了。」婆子應了一聲，走過來接了去。這裡說說笑笑的，一時排上飯來，大家一桌兒吃了。麗兒、六兒先進去淨手，眾人和蘭姐說道：「我們今兒四位，你這裡只得三個人，晚上怎麼樣哩？」蘭姐道：「新近蘇州來了個周翠兒，是我們這閻姑娘的乾妹子。人品比他強多著呢。就叫人去接來，可不是四個了麼。總叫快去接了來。」

說著和蘭姐進了閻六兒房中，他正在那裡添妝哩。香爐內點著些速香餅兒。幾上一個磁人，只見那口裡噴出煙來，香的撲人的鼻子。蘭姐上前，和六兒耳邊說了幾句話就出去。婆子送進茶來，大家吃了。六兒道：「爺們莫笑我們不大潔淨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樣水晶宮似的，還說不潔，真是造孽的話了。」正在說笑著，莫麗兒進來。下邊坐的一個客，攙了他的手兒一拉，在自己膝上坐下道：「莫姑娘我是留住了。」六兒笑道：「可是我說爺們嫌我哩，像莫姐姐就早有人定下他了。」上邊的客人接口道：「你真吃

醋，有我哩。」也就拉了去，連著坐了，一手去他袖裡摸了半晌。蘭姐進來笑道：「做甚麼這樣的親熱哩？你們也太急了。」麗兒道：「我看你是個正經人，今兒斷不和人親熱的。」說著大家笑了。蘭姐道：「請到我的房裡坐坐去，莫要叫這臊貨要臉。」一手拉著朱大道：「走。」朱大只得立起身來，那三個客人也就跟著，和麗兒、六兒一同到了蘭姐房中。

那知他房裡，卻早坐著個嫩小嬌俏的人兒在那裡。看他年紀不過十四五歲，生的卻是長大。一個瓜子臉兒，兩眼盈盈，滿面堆著笑，見了人忙站在旁邊。眾人見他，那個不嘖嘖稱羨道：「這樣的女兒，幾曾經見過哩。真是：『盧家讓爾三分俏，西子羞他一段嬌。』」蘭姐見眾人驚歎，笑著道：「這是小女英兒。孩子家，又粗又蠢，爺們不要見笑。那裡經當得這樣的褒獎哩。」大家才知是他的女兒，於是坐下。英兒慢慢的拿了個水煙袋兒，各人送了一袋煙，仍舊慢慢的走下來，那雙手兒伸出來，就似初出水的一節嫩藕。十指兒纖纖的，頭上兩鬢邊，垂著些短髮。他輕輕的，舉起手來一掠，坐在下邊。眾人不轉睛的，只是望著他。

蘭姐方欲說話，只聽婆子在房門口來道：「奶奶，周姑娘到了。」蘭姐忙起身出去接了進來。果然是個苗條的粉頭，勝似六兒品貌。一個客見了道：「這是我的了，你們都先揀了的。」那兩個沒得話說，道：「這個自然是你的了。」朱爺不用說，是老闆陪他。朱大道：「客們盡著揀去，我是不拘得的。」蘭姐道：「朱爺我們本地人，應該配本地人的。他們是別處來的，也叫那別處來的配他。」說著捂了嘴笑個不住。三個粉頭笑著道：「這個壞人，開口就把人開心。你一時不討人的便宜，心裡就過不去了。」六兒向著客人道：「他才說你們是別處來的，你們都受麼？」三個客道：「回來的時節，托我們這朱爺翻他的位便是了。話兒讓他說句，也沒甚要緊的。」蘭姐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這位爺再不拿人出氣的。」說得大家笑了。

看看到晚，外面點起燈來，照的屋裡明晃晃的。大家出去坐席，各人帶下一個粉頭，吃了半晌酒，行起令來。上坐的客道：「我們不會拉文的，今兒總要吃的足食足兵才罷，不許半途而廢的。有一個想哀而不傷，就罰他個『三杯和萬事』可是這麼說？」眾人笑著應了。他道：「這就我來行令。」舉起杯來莫麗兒斟了酒，他就乾了，道：「我們是三拳兩勝，輸的吃酒，贏的唱。有不會的，自己的姑娘代。卻是也要吃個『三杯和萬事』的。」於是合二坐的客，划了三杯（拳）輸了，將酒吃過。叫二坐的唱，那客道：「只好周姑娘代了，我吃三杯罷。」翠兒就叫六兒吹著，唱了個「長情短情」的一隻曲子。二坐的又和三坐的客，划了起來。三拳卻又是二坐贏的，三坐的吃了酒。周翠兒道：「這次卻要尋別人代了？」莫麗兒道：「你倒還乖哩？」二坐的客斟起酒來道：「還是一客不煩二主罷。」翠兒只得又唱了個「好姐姐」的一隻曲子。然後三坐的和朱大划，朱大故意的輸了與他。自己吃的酒，闍六兒代那客唱。

如此吃到有二更天。眾人道：「酒是不吃了，我們還是歇了去，還是走哩？」朱大不好說走的，道：「這是不敢勉強，要聽客們的尊便。客們要歇，我自然是在此奉陪的。」上坐的客道：「還是改日罷，今兒貨還沒有談哩。」大家就立起身來。婆子站在蘭姐背後，朱大一眼望見，拿了一包銀子十四兩重，遞與他道：「你拿去分罷。」婆子接了過去。四個粉頭過來，謝了一聲。大家走了。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